

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边疆史地文献初编

東北邊疆

第一輯

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边疆史地文献初编

東北邊疆

第一輯

暫進刑部。并自明公不必抗。旨如此反得罪于朝廷。弼言職奉明旨聽問。不是送問字樣。焉能將職下獄相爭多時。王尚書紀說公不肯進部。叫錦衣衛旗尉暫時同到天仙庵住。一日職等上本請旨定奪。鄒王云請過王巡撫來化貞跪下言職苦職自知一言難盡。袖取一揭投上。鄒王云公必須還有在朝班之日。一躬而散。○廷弼自上疏云。今初九日法司會問職。亦不欲多言。惟是前旨止于革職。職猶一解任官也。後旨止于着法司問。未有下送字樣。也未定罪。而先送獄。未奉旨而先赴獄。法司

之處職與職之自處者俱覺有所未便夫法司待罪人之體與朝廷待大臣之體兩者俱不可不存以重法司執法之體兼重朝臣之體伏乞勅下法司以便遵行○審案大略云封疆大臣破壞封疆國有定律百口何辭乃會鞠之日刺刺不休若謂不宜與化貞同科詎知功罪一體明旨昭然即廷弼與化貞書札亦有吾兩人同功罪禍福之語可至今日移異其說乎廷弼試捫心一思喪師失地同抱頭鼠竄同而其罪安得有差等胡不引從前經略觀之也○比之楊錦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若厚

戰
北
記

誅化貞而廷弼少及于寬罪同罰異非刑也不唯無以服天下萬世之心恐無以服楊鎬袁應泰之心矣王在晉題湖兵私逃疏本月十三日辰時署中軍官毛有倫傳報防守北山湖兵紛紛下山北山去城數里不知何故臣即傳監軍道袁崇煥查問併令總兵王國樑李秉誠往諭始知爲湖兵五寨司莫大功李應魁向世爵田應封下目兵詢其故曰今歲皇賞銀未給也正月四月錢糧未領也經管官剋減給散不能如數也關上百物騰貴糧薄不能資生願往京師就新餉也是以相約同行夫今歲原無皇賞

三朝遼事實錄

卷八

五戊

通志卷之八

卷之八

四

明係托詞正月潰關而入錢糧尚可問乎四月纔及
中旬安見其遲發乎百物騰貴詎獨湖兵受困乎經
管官扣剋何不控告而乃相約私逃乎隨發令旗
撫諭招之使回于中有二千人劄住其大半竟行不
顧矣二總兵復差官稟臣招之不回何以處之臣知
土兵最悍非言可諭卽發騎兵緊追一面差官先往
撫寧堵截一面差官往前路預備糧草以防追兵之
困乏逃兵就撫則已不則立誅首惡正法各兵見騎
兵邀截張弓露刃傷及人馬當被都司丘臣守備麻
登雲卽率家丁力擒拒敵首惡廖老留張友學二人

斬首又戳傷數人各兵見勢不敵遂下馬跪稟願回
原伍二總兵傳令止殺押歸原派北山地方屯劄是
夜西關外又報湖兵在飯店中因飲食起競殺傷一
人十四日因安砲相爭又戮傷兵一名相爭相聞無
時不有官告兵兵亦告官官被革而兵無主兵被創
而官益驕易置總把則土兵不習于他將仍舊統轄
則號令不信于三軍當楚兵之應調也脫巾于中路
鼓譟于出關每遇朔旦川湖兵燒紙望南而哭挑動
各兵懷鄉戀土之情平時梟勁蔑法今又結夥潛奔
紊撓軍律留之不爲我用益重地方之憂殺之恐及

無辜致滋決裂之禍散之則各軍效尤釀成瓦解之勢處置之難無有甚于斯者。先是遼民同潰兵進關良奸混入人情洶洶伍有虛兵人多冒食事權不一嚮背各殊有所惡于此則逕投于彼。傍竊以逞其威雜出以樹之黨。道將之肘既掣軍士之情益詭。湖兵瞋目語難軍中諠傳爲奸細引誘挑禍以激之變無奈城中防範嚴密中堅不動兵不可撼。傍觀者遂惕息而不敢前。自非劫之以威四千人狼奔鼠竄永薊騷然而京師且賊聽矣。逃兵歸伍不終日而底定則總兵王國樑英銳直前李秉誠恩威並用師武臣

之力居多焉。此間卒徒叢聚，孽孽易萌。當臣受事之初，卽小試強梁之狀，爲三軍榜樣。萬一膽寒氣怯，必入套中。縮胸不能行法，經略一日不可做。山海一日不可居。西虜交錯于關外，驕卒狂呼于關內。安危之機立判，潰散之勢卽成。線索一提，繇人舞弄，乘易動之人心，爲挑撥之隱術。臣于此而識奸宄之人情矣。向來兵驕卒玩，五步之內不聞以頸血相濺，心神只想狂奔，足跟曾未着地。有兵如此，即百萬摠歸無用。國家空費金錢，蓄兵轉憂釀禍。當年數千里之征調，**是亦不可以已乎。**俟款事少定，容臣一一清汰兵寧。

寡而毋襲充伍之虛名。餉寧增而毋蹈濫觴之積弊。其必不可留者。我操斥革之權。其不堪久戍者。旋議更番之法。人心安。軍紀肅。庶幾長有斯土乎。除將元惡首級懸掛號令。其各營將官鈐束不嚴。及格鬪傷人。目兵暨軍中揆置奸徒。兇犯聽臣徑行拏處。外伏祈 聖明裁鑒施行奉

聖旨。五寨各兵仍着原領官統轄。其核兵足餉併汰留更番等事。便作速議行。

初。湖兵下山奔竄。擒其爲首者。鞠之云。某鄉官有書招之人。京保熊經略也。某思此事甚大。嘿嘿諱

之及閱邸報太僕少卿滿朝薦疏云湖兵臣郡辰
州應募者廣寧失陷郡人在陣日久每以桑梓求
見臣故得訪遼廣失事之詳云云蓋山海耳目甚
多叛兵之言一吐便飛達京師先以微言隱隱
辨釋其意甚深而予終付之忘言不然熊公必于
此時被僇太僕其能有完計哉

王在晉題叅逃將照得廣寧之陷經撫道臣逮問者
五而總副無一被析楊者四五賣菜傭無足膏斧鉞
且東逃西竄未能就縛令人有餘憾焉 祖宗朝于
守邊將士責成甚重法律甚嚴今以文臣比武臣之

通志卷之八

卷之八

五

律其究且以武臣用文臣之法恐非本朝立法之意而文臣終屬有詞率繇此道將領臨陣望風終得不死而文臣身不跨馬射不穿札其能賦詩還虜乎今在關武官多從關門遁入然有腐心刻勵以圖報効者其罪可原也有才畧頗優而未經委用者其過可使也有備員奔走而未可責之以大義者其情可宥也惟是因敗以爲利借逃以脫身玩弄王章閔不畏死非殺之則逐之三尺可容寬假乎內參總兵達奇勲應禰奪中軍都司王藩遊擊盧養才都司史光裕分別議處總兵孫顯祖已經提問應追馬千匹

以還山海總兵竇承武從入關即流寓于天津真保之間應行彼處巡撫押解來京水兵都司保世寧當拿問浙江領兵叅將袁應北應行浙撫拿解究問固原遊擊陳愚直亟令彼中巡撫斬首傳至京師號令奉

聖旨該部作速議覆

王在晉又叅管關同知張文達任內放過軍餉七十餘萬當量追銀一萬四千兩行陝西撫按勘產嚴追解山海關爲修城築堡之費

大學士葉向高等奏臣觀邊報遼人避難入關者至

二百餘萬。彼其倉皇奔走。既不能有所挾持。卽有微
貲。亦隨手立盡。糊口之計。既窮。走險之謀必起。自來
流民爲亂。殷鑒昭然。宜令倣古屯田之意。分布逃民
量給資本。使之力耕。二三年後。可變荒蕪爲成熟。亦
可聯保甲爲戎行。然須專官督理。所需錢糧。預爲設
處。卽捐二三十萬金。亦勝于坐觀其亂。爲費更不貲
也。年來議論紛囂。人情厭苦。廣寧失事以來。業已兩
月。章疏如山。半爲經撫爭論。而一切戰守兵食事宜
併未見着實料理。言當倣者。卽是不肯倣之人。言肯
倣者。又不必倣之事。其究只是爭門戶角意氣。國

家不得議論之利。而反蒙其害。此其爲禍甚于干戈盜賊。今經撫已俱送法司三尺之刑。書具存。千秋之公論難掩。亦何用哓哓爲哉。今日催科太急。禍變愈生。內帑所積亦自有限。臣等再三籌畫。無計可施。惟將十庫錢糧稍可緩解者。盡行折色。一二年以濟軍需。其蘇杭各處織造。自供應袍服及賞夷段匹外。大加減免。俟事平之日。仍照舊例。雲南貢金道路已絕。征之無益。亦宜傳示免解。至于內府一應宜索。雖常例所有者。併行節省。使天下又安。何患無財。有如危亂。積金盈斗。亦安所用。至于目前緊要諸費。不

通志

卷之八

四十七

得不有望于 內帑者尚須給發以掄然眉摠之爲天下國家計耳○以太僕卿董應舉兼御史管理直隸天津至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遼民又發銀十萬兩賑恤之

興屯田安流民折內庫充軍實此俱在晉所條奏者惜乎天津屯種董太僕虛冒其名實銷其費發銀十萬兩晉力請得之而付之不可問今流民所種之屯安在哉內庫錢糧省直編額甚多量折可充經費然皆中貴把持例索鋪墊誰能扼其吭而

奪其利

王在晉題刪冗懲貪疏竊惟朝廷設官以治事也。乃官多而事益亂。蓋職掌分則無專成之効。事權析則生推諉之端。邇因遼患作而設多官。謂藉衆謀衆力以存遼。而遼卒爲多官所斷送。一事而互生異議。必至爲三年之築一方而羣使其民寧免夫九牧之嗟。且新設之官。廝隸皆從僱募。則體統輕。邊徼之地。供應責其周全。則物力敝。廩給心紅等費。門皂書役工食皆取足于新餉。增一官計一歲所費可養二百餘兵。且各分募家丁。凡精壯多托身標下。有事未必操戈以臨陣。無事則徒糜餉以偷安。將領伺文臣之